



眼泪成诗



宁蕊◎著



如果时间能够倒回，她想，她一定会毫不推诿地说温柔地恨不能骄纵地等，他只能是她的

**2014 年影视改编
呼声最高的口碑小说**

**直面解析都市
名门秘恋** 精英律师与商界奇女子的谜样爱情

他们原本在各自的世界里呼风唤雨/却因“情”之一事，让命运发生逆转
往事尘封别墅下的隐情，他拼尽一生抵死守护
儿时许下的小小承诺，他应约而行遍体鳞伤

一次动心，繁花开尽，他一直都在温柔地爱她，而她发觉得太迟

YANLEI
CHENGSHI

等到天蓝
再看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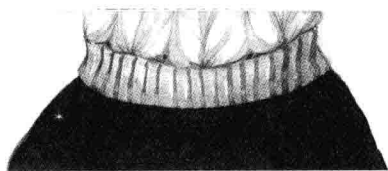
作者【宁蕊】
沉淀三年再出佳作



吉林文史出版社

眼泪 成诗

宁蕊◎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眼泪成诗 / 宁蕊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472-1952-2

I. ①眼… II. ①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0583号

眼泪成诗

总 策 划 孙建军

编 著 宁 蕊

责任编辑 陈春燕

封面设计 刘芳英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28千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1952-2

定 价 24.80元

目录

CONTENTS



前 缘 / 001
她分明是一只妖精，
为何却拥有一双天使
的眼睛

【上卷】

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 011



第1章 / 012

二十七亿美元，足够
让她在地球上无声无
息地消失无数次

第2章 / 021

那个娇柔的、病弱
的、惹人怜爱的女孩
子不见了

第3章 / 032

他居然对记者说，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
言难尽”

第4章 / 037

此人对全球社会治安
和地球生态平衡均构
成巨大威胁

第5章 / 041

他不但轻易就被她用
金钱砸中了要害，还
被当面侮辱

第6章 / 051

既然不爱也不恨，为
什么要在她身上花这
么多心思

目录

CONTENTS



第7章 / 055

她像是误落人间的幽暗精灵，将夜色点缀得悠远浓深

第8章 / 062

他惊讶地看到她伸手，偷偷抓了几块豆腐藏在手心里

第9章 / 069

他像是患了一场严重而不知来源的病，恨不能大吼大叫，痴痴傻笑

第10章 / 080

他毫不犹豫地脱下外衣，钻进了她的被子

第11章 / 088

携手漫步似乎成了此刻最自然的一件事，而语言又显得多余

第12章 / 097

她无法不放纵自己，也无法坦然快乐

第13章 / 105

他从她的生命里消失了，她的心里只有三个字：我爱你

目录

CONTENTS



眼泪 成诗

【下卷】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 116

第1章 / 117

这是一次危险的行程，要接触的，是穷凶极恶之徒

第2章 / 126

真实的寂寞无人能懂，示弱除了强化伤痛，其余别无功用

第3章 / 133

注定没有结果的事情，何必投入太多

第4章 / 142

绵长的思念无所寄托，漫漫长夜，如何度过

第5章 / 148

她在脑海里勾勒着各种可能的情形，忽然泪流满面

第6章 / 168

如果他消失了，她的霸道能施与谁？任性又有何凭仗

目录

CONTENTS



第7章 / 178

此时此刻，就算上帝
亲临，她也坚决无视
到底

第8章 / 185

绵长粗重的喘息在黑
暗中蔓延，仿佛汹涌
的山火掠过莽原

第9章 / 200

他们像是两条纠缠的
蛇，相互绞扭着，卷
起大片的水花

第10章 / 211

声音不大，暗沉闷
哑，那是装上了消音
器之后的枪声

第11章 / 233

她的眼泪密集得像是
下雨，遮住了全部的
视线

第12章 / 245

她不听劝阻，徜徉在
大片大片火红的罂粟
花海里

第13章 / 270

不管那条评论里究竟
写了什么，她都知道
它的内容必定是人生

前缘



她分明是一只妖精，
却为何拥有一双天使的眼睛

有人说，宇宙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控着人世间一切的命运交叠、离合悲欢。它常常会在你痛苦得快活不下去的时候，便忽然间给你点出一条小小的明路；也常常在你自以为一帆风顺，不可一世的时候便挖下一个陷阱，让你栽一个或大或小的跟头。用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的话来说，就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你瞧，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丝毫不陌生吧。虽然，对于中国这个遥远的国度，我一直都怀有一种，怎么说呢，太过复杂的心情！

我的外公外婆，OEY的创始人冯连、闵贤夫妇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并且深切热爱这个历史悠久、文化深湛的国家。当然，到达美国不久之后，他们的身份便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了华人。因为，要在美国经商，一张绿卡通常能够带来很多难以预料的便利。

或许是距离强化了思念，他们心怀故土，很自然地便把这种感情化作了浓浓的中国氛围，从我出生伊始便紧密环绕着我。中式房屋，中式家具，中式菜肴，中式语言，中式着装……自从外公去世后，我更是单独接受了外婆闵贤女士坚决而严格的中国文化“填鸭式”教育。她不但要求我识读全部中文，甚至强迫我记诵四书五经，坚信这些经书里包含着中国文化最深邃的精华。也因此，我在外界公开使用的名字叫霍华德（Howard），在家族范围内，却一直被大家亲切地称作致志（中文全名冯致志）。

闵贤女士始终不喜欢我爸爸，觉得我妈妈嫁给一个美国人是她一生最大的耻辱。所以，她从一开始便对我采取了一种“高度重视，严防死守”的策略。在她老人家的坚决干预下，我从小就被迫进入中国式的寄宿学校学习；被迫参与华人圈子



里的各种社交活动；被迫结交各式各样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女孩……结果，正如很多中国历史故事所阐述的道理，一旦事情走上极端，破坏了基本平衡，便很容易“过犹不及”。

由于她拼命地逼迫我学习中国的东西，我便本能地趋向于追求西方精神；由于她试图用无数的所谓“规矩礼仪”束缚于我，我便在寄宿学校里终日闯祸；由于她强迫我结交中国女孩……理所当然地，我便对所有中国女孩都产生了本能的厌恶。

十六岁时，我第一次把一个美国女孩露西（Lucy）带回了家。早上起床，我推开房门，看到闵贤女士呆若木鸡的模样，觉得真是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当然，事情的结果很不妙。我的初恋情人露西一家很快就被迫迁往了西部的一个州。我发誓，我真的想念过露西，至少想念过三个星期。之后不久，我又同另外一个女孩莉莉（Lily）共度了春宵。好景不长，莉莉也很快就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当然，我也曾经想念过她一阵子。再后来，事情一再地重复，渐渐就变得有些像游戏。由于有金钱和身份铺路，我的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孩，多到闵贤女士绝望地发现，她再也不能赶尽杀绝。于是，在我二十一岁那年，我终于拥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女朋友艾米丽（Emily），一个像水蜜桃一样甜美丰满的女孩。

外婆慢慢放弃了试图让我娶个中国女孩为妻的念头，不再逼迫我参加各种华人圈子里的社交活动，但她始终拒绝艾米丽上门。为了表示抗议，我搬出了家庭别墅，租了一套小型公寓，与艾米丽公开同居。

闵贤女士气坏了，却拿我没有办法。就这样，我们两个人来来回回冷战许久，终于，她老人家还是在我二十二岁生日那天无奈地竖起了白旗。她派人来接我，说要在豪华的里亚纳酒店为我举办盛大的生日宴会。

说真的，我从小锦衣玉食，出入各种社交场合，非常讨厌那些虚假的热闹，实在是对任何宴会都提不起兴趣。只是，这一次，她老人家能够主动低头，放下身段派人来接我，真是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并且说真的，时间久了，我也真有点想念那位固执的老太太。所以到了这一天，我还是如期带着艾米丽去了酒店。

可惜，在酒店门口，艾米丽依然被老太太的保镖毫不留情地拦住了。于是，我怒气冲冲地跑进酒店，跑到老太太休息的房间里，同她老人家理论。

如同过去一样，这样的理论毫无意义。她老人家的固执如同她的专断和魄力一样出名。说不上三句话，我们就又吵开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摔了门，站在门外大声吼：“你不让艾米丽进门，就干脆把我也赶走好了！”

“砰——”

摔门的声音重重炸在耳边，震得我有些眩晕。我愣了一秒钟，发现这个声音之所以响得惊人，是因为，在我重重摔门的同时，在我的隔壁，一个穿着黑色运动服的中国女孩也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凶猛力道摔门。

当我冲着里面吼完话，便听到她用一种比我更尖厉的声音、更激烈的态度冲着隔壁房间大声吼：“你断了我的学费试试，看我是不是会害怕。”

摔完门，吼完话，我们不约而同地停下来，对望一眼，有些怔愣。

然后，女孩突然抬头，问了我一句话：“你的车在不在门口？”见我点头，她便毫不犹豫地抓着我的手往酒店门口冲，“那我们走吧！”

老太太的一个保镖站在门外，发现情况不对，赶紧闪身拦在门口。而另外三个保镖，则从身后的三个方向不约而同地紧逼过来。

说实话，这种“四面夹击”的姿态真的令我有些紧张，正迟疑间，便发现女孩放开了我的手。我眼前一花，似乎看到一团黑影腾空而起，然后，随着啪的一声脆响，我看到女孩的右脚有力地落在那个保镖的脸上，而那张可怜的脸，就那样，在我面前开了花。

我惊愕地望着这一幕，有些不知所措。

女孩见袭击成功，便又继续拉着我往外跑，毫不迟疑地问：“你的车在哪里？”

我伸手指了指我方才随便停在门口的法拉利，掏出钥匙摁下了遥控开关。

“快！”她点点头，像离膛的子弹一样快速地冲过去，打开车门，坐上了驾驶座。

我被弄得晕头转向，彻底失去了思考能力，只好快速跟上她的动作，头昏脑涨地钻进车子。待坐上了副驾驶座，系好安全带，我才终于问出一句话：“你要去哪里？”

“先离开这里再说！”她迅捷无比地启动了车子，开得飞快。

我从后视镜里看去，发现老太太的一个保镖扶住了那个受伤的保镖，而另外两个保镖也已经匆匆跳上车子试图追赶我们。然后，横刺里突然插出一辆车，拦住了那辆保镖的车。

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听女孩说了一句：“是我的保镖！”

女孩开着车七拐八拐，很快就把老太太的保镖彻底甩脱了。



说实话，虽然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刻意闯祸，干过不少离经叛道的事情，但那一天，女孩快速的思维和敏捷的行动力还是让我非常吃惊。直到确定保镖的车没跟上来，我低头，才猛然发现自己手心里满是汗水。

女孩又拉着我七拐八拐地绕了一程，问了我一句话：“刚才有个穿吊带裙的女孩追着车子跑了很久，是你女朋友吧？”

我愣在车上，立即双眼发直。

天！我把我的水蜜桃忘在酒店门口了！

我立即说：“停车！”

女孩没什么意见，爽快地靠边停下了车。她跳下车子，弯腰朝我挥挥手：“谢谢你的车！”

我下意识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她扫了我一眼，一言不发，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

我怔怔地望着那辆绝尘而去的车，不知哪根神经出了毛病，一咬牙，居然没有掉头去找我的水蜜桃，而是快速追上了那辆出租车。

那辆车开得不疾不徐。有时候，我们两辆车被红灯隔开了，我焦急地抬头（天知道我为什么会感到焦急），便会看到，红灯的那一头，那辆出租车放缓了速度，或者，干脆靠边停上片刻。如此数次，我确定那辆车是在等我。这个认知让我瞬间生出一种私密的愉悦，更加不屈不挠地跟了过去。

那辆出租车一直开到了海边才停下。女孩下了车，走到沙滩上，抱膝坐下，默默望着天边的晚霞。

我走过去，挨着她坐下：“你为什么要逃跑？”

“你为什么要跟上来？”

真是一个好问题！天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上她。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

她扫了我一眼：“我原本想给你一个机会的。”

“什么？”我一头雾水。

“咱们把手机关掉吧！”女孩掏出她的手机关了机，“不然我们很快就会被找到。”

我认同地点点头，关了手机。

“我们来捡贝壳吧！”她扫我一眼，脱掉了鞋子，走到海边，一脚一脚轻轻地踢着沙子，然后俯下身子，蹲在地上，认真地拾捡贝壳。

这片海滩游客众多，说真的，留在海滩上的所谓贝壳就没什么好货色。只是她捡贝壳的态度很认真，倒让人觉得赏心悦目。

我跟过去，看她捡起一堆贝壳，放在海水里洗干净。片刻之后，她站起身子，把洗好的贝壳一个一个抛进海里。待扔完了所有的贝壳，她又一次蹲下身子，认真地捡起一堆贝壳。

我看得很有意思，问她：“这样清洗有什么意义？”

“我只是想试试，一件被海水污染了的东西，能不能用海水清洗干净。”

“哦。”我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只能好奇地睁大了眼睛，蹲在她边上，看着她干这件莫名其妙的事情。许久，又问她，“你练了多长时间的跆拳道？刚才好厉害！”

她忽然抬起头来，目光闪闪地望着我。

那可真是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为漆黑纯粹的一双眼睛，映着碧海蓝天、暮色霞光，让我一瞬间，忽然领悟到了某种类似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美丽意境——一种温婉秀雅、盈盈若滴的清透秀丽！

“你有没有试过离开你外婆的视线二十四小时？我是说，身边完全没有耳目，没有保镖。”她忽然又开口了，第一次正视我的眼睛。

我微微一怔，仔细想了想，记忆中，好像真的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形。我忍不住微微一笑：“难怪我感觉今天的海风特别有味道，原来是因为特别自由。”

“自由的空气多好啊！我们去弄一艘快艇，出海去吧！”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真挚的期待。

我点头，忽然觉得心跳得很快，兴奋莫名。

老实说，在过去几年中，我曾经不止一次遭遇过热情女孩们精心炮制出来的各种所谓“意外见面”和“一夜情”。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也往往是顺水推舟，不吝于配合那一桩桩从天而降的艳遇。所以，听完女孩的提议，我立即就生出了一种心领神会的默契，预感到，这将是一个极端不寻常的夜晚。

快艇是女孩找来的，船身有些斑驳，四周的空气里也还飘着那么一股子鱼虾的味道。老实说，我对这艘小艇不太满意，但我没有提任何意见，不想破坏了这个奇妙的氛围。

她叮嘱我，千万不能打开手机，否则，马上就会被我的外婆找到。

“当然！”我觉得眼前的女孩若非不谙世事，便一定是高手中的高手，因为她



的一举一动让我觉得毫不做作，分外期待。

暮色苍茫的时候，我们的快艇出发了。她理所当然地“命令”我开船，然后，抱膝坐在船头，让海风吹动飘逸长发。我原以为这会是十分浪漫的一夜，结果，很糟糕。上船之后，女孩便忽然陷入了沉默，自始至终都背对着我，一言不发。有好几次，我都有走过去抱住她的冲动，而她仿佛一个先知，每当我有所异动便会忽然回头，冷冷地瞅我一眼，瞅得我满心冰凉。

两个小时之后，我开始觉得这次出游没有什么兴致，提议返回。她点头，于是我们重新回到了岸上。

夜色已深，我提议找家宾馆，她微微摇头：“不能去热闹的地方，否则，很容易暴露行踪。”她仔细想了想，又抬头看着我，“我练习跆拳道的道馆旁边有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小型中餐店，我们先去那里吃点东西吧。”

我望着她那双比夜色更深湛的眼睛，无法说出反驳的话。

店铺挤在一条窄小的街道上，装修还勉强过得去，但卫生状况不甚理想。我一辈子也没有涉足过这么污秽的场所，感觉很不舒服，却没有想到，这家小店的牛肉面非常好吃。

我吃了一碗还要一碗，女孩便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的钱只够买一碗！”

我爽快地笑：“哪能让女士请客。”

她点头，又帮我叫了一碗面。

我吃完了面，她说：“付钱吧！”

我微笑着掏钱，手刚一伸进外衣里兜便忽然愣住。

天！我身上只有信用卡，还真是没有钱。

我苦着脸问老板娘：“能不能刷卡？”结果，老板娘立即露出一个警惕的表情，紧张地盯着我。说真的，我从小到大的确是干过不少打架斗殴、扔石头砸玻璃的事情，可是，还真没有被人怀疑过会吃白食。老板娘的那个眼神真是让我不爽到了极点。

我很不舒服，想了想，决定打开手机。结果，刚掏出手机，就听到女孩说：“你是不是遇到任何事情都只会向大人求助？”

她眼中的蔑视让我有砍人的冲动，但是，我得承认，这很有效。我立即放下了手机，辩解地说：“我只是想看时间！”话音刚落，我低头，看到自己手腕上那块昂贵的百达翡丽正毫不留情地幽幽闪着精光，只好自嘲地一笑，“现在是凌晨四点

半。”

最后是女孩想出了解决办法。她提议我帮助老板娘洗碗来抵偿这一碗牛肉面的钱。见我一脸不屑的模样，她忽然严肃地对我说教，比如，不劳而获是丢人的，赖账是可耻的；又比如，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重要的是收获人生清白；再比如……天知道我究竟是被她的哪一句话给说动了，总之，最终，我乖乖卷起袖子，跟着老板娘走进了厨房。

当我蹲在一个堆满油腻碗筷的大水盆前时，你得相信，此时此刻，除了感到沮丧，留在我心底更多的是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情绪。我认真地干着这个相当陌生的活计，脑海里全是那女孩清澈的眼睛。

等我终于用劳动换得了清白，回到桌子上的时候，就看见女孩点了一壶好茶，悠然地品着。

我怒气冲冲地问：“你不是说钱不够吗？”

她使用一种十分无辜的眼神盯着我：“我的钱的确只够买一碗牛肉面啊……不过可以买茶水！”

天！她分明是一只妖精，却为何拥有一双天使的眼睛？

相互对饮了几杯茶，她又不说话了，隐在阴影中，有种惹人怜惜的单薄。

我问她：“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真啰唆！”

我晕！

就这样，我们在那家污秽的小餐馆里对坐到天亮，偶尔挑起一个话题，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彼此说话不多，但很奇怪，我没有觉得无聊，丝毫也没有。

外面开始热闹起来，早起的客人也陆陆续续拥进了这家小店。

“走吧！”我站起来活动身体，打定了主意，要带她去一个高档餐厅，点一个豪华大餐。然后，弄一艘真正的豪华游轮，带她去出海。

女孩乖巧地点头，乖乖地跟着我走出小店，却在走到路口的时候，忽然望着我，说了一句让我十分头晕的话：“你猜你消失了这么长时间，你外婆会不会怀疑我拐骗了你？”

“什么？”我转头看她。

“很好！我想，现在，我父亲的生意应该已经泡汤了！”她又瞅我一眼，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擦着我的身体走过去，站在路旁，快速地拦下了一辆出租



车。

我听得一头雾水，隐约有些明白她好像利用了我，却想不清楚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见她拦住了出租车，我本能地想阻拦，疾步跟过去，大声问她：“你父亲是谁？”

她不说话，打开车门，坐上去，冲我挥了挥手。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

她忽然沉下了脸，冷冷地望着我：“不要再跟着我，否则，我会对你不客气！”

我想我真是中邪了，因为当时，我确实感觉自己受到了某种侮辱。而最不可理解的就是，怔愣了几秒钟之后，我居然跳上车，鬼使神差地又一次跟上了她的车。

然而这一次，她乘坐的那辆出租车开得飞快。我的车子起初还能勉强跟上，慢慢地，在进入市中心之后，却无奈地陷身车海中，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她的车子消失了。那一瞬间，我的心里忽然涌起了一丝难言的害怕，怕她也仿佛是一个被扔进大海的小小贝壳般，转瞬就被海浪吞没无踪。

我一夜没睡，却毫无倦意，心情烦躁地开着车子在道路上四处乱窜，不知过了多久才渐渐恢复了思维能力。头脑一恢复清醒，我瞬间便下了一个决定，毫不犹豫地开车返回了里亚纳酒店。

一点不夸张，酒店里真的有警察在等候。

外婆看到我，猛地扑过来抱住我，老泪纵横：“亲爱的，你吓死我了！”

艾米丽红着眼睛站在一边，待外婆放开我之后，便走过来拥抱我，表情激动地告诉我，闵贤女士已经批准她，从此以后，公开以我女朋友的身份亮相。

我愣愣地被她抱着，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丝毫喜悦的感觉，只觉得心乱如麻。许久之后，我终于伸手，遥遥指着那个黑衣女孩跑出来的房间，抬头问外婆：“您安排在那个房间里的客人是谁？”

外婆沉着脸告诉我，那个客人是来自中国的地产商，原本打算同我们集团合作一个大项目；还特地给我备下了丰厚的生日礼物。不过方才客人已经被她给赶走了。

我想起女孩临别时说的，她父亲的生意应该已经泡汤了……噢！她可真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妖精。

那一瞬间，我真想立即转身，出门去找那只漂亮又邪恶的妖精。可是，要知

道，那个时候，艾米丽刚刚被我的家族所接受——我亲爱的外婆终于在择偶方面彻底对我让步。

这个重大胜利多少有些迷惑了我的头脑，艾米丽的激动也多少有些让我心虚，一些朦朦胧胧的责任感伴随着“女朋友”这个认知在我头脑里形成，我开始觉得，或许，我真的应该结束过去那种拈花惹草、四处留情的生涯了。于是，我终于强行压下了寻找那个女孩的冲动，转身，虔诚地亲吻了我的艾米丽。

我搬回了闵贤女士的别墅，收敛了一些过分任性的行为，开始正正经经地跟着闵贤女士学习一些处理商业问题的技巧和手腕，有空才去找艾米丽。我努力让自己的生活走上正轨，正常地工作、约会……可是，天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毛病，当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同艾米丽来一场真正的恋爱之后，我忽然没来由地变得无精打采，毫无兴致。渐渐地，就连陪她上床都开始变得索然无味。甚至，到后来，我越来越怀疑，我是不是真的爱过艾米丽，或者，我是不是真的爱过那些曾在我生命中留下过印迹的女孩们。

我渐渐领悟到，支撑我和艾米丽走到一起的，好像更多的，是一种同我亲爱的外婆“对着干”的乐趣。这个认知，让我不止一次在深夜醒过来时，就会突然间，不可遏制地想起那个妖精般的女孩。她可真是我从小到大见过的，同自己的长辈“对着干”，最为经典的范例。因为后来，我从外婆那里得知，她不惜制造了一个“拐骗我”的假象，让她父亲损失的那一笔生意，数额高达上亿美元。

我好像没有刻意打听，但不知不觉就开始留意上了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度里，一家名叫“伊园”的集团。我知道那个妖精般的女孩中文名叫伊洛淇，英文名叫雪莉（Sherry），目前正在哈佛商学院里攻读MBA。哈佛也是我的母校，所以，我也曾因为各种各样的邀请，不止一次回过学校，却一次也没有碰到过她。

当然，我也没有想过主动找她。事实上，那段时间，我的思想正处于一种极度的矛盾和混乱中。因为，我终于第一次，不是被迫地，而是主动地抛弃了一个女孩子。

分手那天，艾米丽哭得天昏地暗。我其实也很难过，但是，没有办法，同她在一起时，我再也感受不到快乐。后来，我又交了几个女朋友，很倒胃口，没有一个能超过三个月。

终于有一天，我驱车来到了曾经“被她拐骗”时去过的那片海滩，躺在沙地上



的时候，毫无征兆地，我的脑海里就忽然冒出了一双泉水般清澈灵动的眼睛。

见鬼！那个试图用海水清洗海水的女孩……整整过了一年时间，我居然还在不屈不挠地想念着她！天知道我到底为什么犹豫了这么久，究竟在犹豫些什么。我马上跳上车，去哈佛找她，却被告知，就在当天上午，她刚刚办理了退学手续。

我又急匆匆地驾车赶往她的公寓，结果，从和善的房东太太玛丽（Mary）那里得知，她刚刚被一个很帅的中国男孩给带走了。

很帅？噢！我可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帅的男孩子。

我又立即马不停蹄地追到了机场，结果，只看到了一架徐徐腾空的飞机……哦！那个叫洛淇的美丽女孩，我们将来还会再见面吗？她为什么忽然退学？在那个神秘的东方国度里，究竟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在等待着她？！